

（三）家書

「親愛的，我永遠都愛著你。」

「然而在星空之下沒有永恆的生命，就算是進化到了我們這種階段，也有『停擺』的時刻。但是沒有遺憾了，因為可以和你渡過這麼快樂的時光，也許太快樂，沒有一刻可以離開，所以我沒有履行我曾經許下的承諾。呼召已經到臨，但我知道，妳一定會幫我履行這些承諾。」

註：『停擺』，星空下高等生命體的永久死亡

「年青時候，我以為我們的進化已經是星空下的極至，所以決定旅行到星空深處，滿足自己狂野的歷險願望。然而，在這一個漫長旅程裏，我發覺，我們只是星空下的一顆小星星。

在無垠星空裏，我闖下了不少禍事。最後失落在無盡的黑暗裏。有一種力量消化著我的『行裝』。這個叫做『地』的『禁制』，封死著比我們更進化的生命。但大家在無可奈何下聯合起來，都沒有方法抗衡和脫離它。當行裝被完全消耗，一個生命就會完結。我也是時日無多了。」

註：『行裝』，指星空下高級生命的物性載具，近始人類的身體，但顯然有無上能力，令到生命延長，也可以在星空間作近乎無限制的旅行，當然更有防禦和攻擊能力。行裝也成為生命間物性接觸的介面。

註：『地』，『黑地』，等等類似詞，指星空下至今不明的一種力量，或者稱為「存在」，它能夠將最高等的行裝消化。至今依然不肯定是否這種「存在」是靠消化了的行裝維持其存在。它也並不在固定地方出現，似乎也可以自由在星空中旅行，但顯然它並不主動攻擊生命體。

「後來，來了一個『沒有行裝的生命』，他說我們只有捨棄行裝，才可以有機會離開『地』。有些相信了，有些則堅持己見，認為那無異於自殺。

我只是個小人物，而且差不多消耗盡了，沒有力量增強行裝，只好抱著萬一的心境，用心聽教和練習。但恐懼畏憚之心不能抑止，為了永恆存在而離棄行裝是異端行為。星空之下，遠古之前就被嚴厲禁止了。

『沒有行裝的生命』卻開導我說，在我們這個星空裏，行裝進化的爭執在極遠古時代發生，結果支持行裝進化的派系得到大多數生命體認可和支持，成為了必然的存在模式。『捨棄行裝的革命』雖然失敗，但在最後協議裏得到一定程度的容忍。行裝派同意將整個爭鬥歷史用『自行複製終密語』紀錄在每個新出現的『行裝』內。密語中還包裝了捨棄行裝的法則，秘密地保留了生命體選擇這種進化的權利。

但是無論我怎樣用心去檢測自己的行裝，都查不出甚麼內容。『沒有行裝的生命』告訴我們這事絕對不能急進。我怎樣可以不急呢！因為我的行裝不能支撐多久了。但由於我同時存有疑惑，結果走錯了『路』，若不是『一』拯救了我，我就沒有可能生存，沒有可能遇見到您。

忘記了告訴您，我們後來都用『一』去尊稱那個『沒有行裝的生命』，因為『一』犧牲了很多能量去救助我們脫險。

最初我們請問他的稱號，祂說他只是一個『大存生體』的一少部分，所以可以叫他做『一少部分』。最後這個名字演變成『一』和『唯一的』。現在星空下，關於這類名字，流傳著不同的傳說和神話，但都不是十足真確。

在『地』裏面沒有時間，不知是多久了，終於有一天，我發現了行裝裏的秘密訊息。又過了很久，我終於可以卸下行裝。沒有了行裝，我竟然沒有被『地』所消化，我還可以有些許自由活動的能力。

『一』告訴我，現在總算安全了。但要離開『地』，個人努力是要無垠歲月去進化。但如果有一定數量的生命體一齊努力，就可以衝出死地了。

這樣地等候了很久很久，有一天『一』召集了大家，告訴我們已經有足夠數量的生命體了，可以開啟合作的程序。『一』很遺憾不能將所有被禁制的生命體救出來，因為他還有一項重要使命去完成，不能再耽擱了。

那是一個沒法忘記的旅程，但是，相信沒有任何一個闖出來的生命體會主動去回想那段漫長可怕歲月。

我們終於脫出了死『地』。在『地』裏面，沒有了行裝顯得輕鬆，但一旦脫離囚籠，我就漸漸覺得不太習慣，總好像缺乏了一些東西。後來我明白，在星空之下，我們和行裝一齊成長進化，已成為了永恆伙伴，正是『行裝是我，我是行裝』。需要行裝的極念與日俱增，就算沒有遇上妳，我終於也會重建一個行裝。不過這是很久以後的事了。不過我想，這也許是其他脫困的生命體會走的道路。

不是所有生命體都出來了。有些不相信『一』、有些堅決要靠自己走出來、有些竟可以適應了，並不想離開。亦有一些在衝擊『地』的禁制時為大家犧牲了。

『一』說要繼續祂的旅程，去到一個遙遠星空，完成一項重要使命。星空之下沒有不散之筵席，這就要分手了。『一』要大家各奔前程，完滿更高進化。

但我們不知道可以去那裏了。『地』改變了我們存在的時空，我們用『一』的知識改變了存在的形式，『從前』所有一切已經不再存在，但也由於失去了應該有的『從前』，我們更想擁有它，一點一滴也好吧。生命無論進化到何種先進程度，沒有一種『從前』，似乎是一種遺憾。

沒有了『行裝』，我們的行動能力大大增強了。可以更快地在星空下旅行。不過青春已經被『地』磨盡，我再沒有慾望往宇宙更深處去歷險。

在『地』的那一段日子，我認識了很多其他種類的生命體。有兩個成為了我的好朋友。不對，應該說是三個。『天狼』的『狼伴』是他超越永恆的『伴』。雖然『狼伴』的意識從來就很難單獨和我們溝通，但『它』也必然認同我們的友誼。」

註：『伴』，星空的通用詞語，可以作為名詞和動詞用。譬如說一個生命體的「伴」，就是名詞。也可以指生命體間一種無法替代的親密關係，類似人類的夫妻。但由於星空下的生命在性別上的生理比人類複雜得多，加上「行裝」的介面性，所以「伴」的關係也顯得極之微妙，成為星空下一個重要學料。

『天狼』，在遙遠星空某處，所有智性生命俱由一種似狼的生物進化，故命名為天狼星區。

「是『容』建議我們跟在『一』的後面。『容』的能力非常鉅大。他那種存在形式也很古怪。當『一』介紹自己只是一部分時，『容』卻說他就是『多個全部』。『容』說他來自一個熔爐般的星系，沒有了『容』的性質，就不可能在那裏進化。也是這種『容』的力量，他依然可以在『地』裏面繼續進化，增加力量，相信終有一天可以靠自己脫困。但是，『容』卻是最早一個相信了『一』。他時常都說，應該一早就想到拋棄行裝是一條脫困的捷徑。

『容』的字義好像有點柔和味道，其實並不然。『容』固然可以『容』合在所有的時空和物質裏生存，但亦靠其剛直不屈不倒的性質而不被「容化」。不知道妳是否會見到『容』，根據時間和約定計算，『容』的『大部分』已經離開那個星空了。或許妳會遇到『容』的『最後一部分』。

並不是只有我們跟在『一』的後面。有一半以上從『死地』中逃出來的生命體都跟在祂後面。大部分是因為失去了生存方向，就像我的模樣。

當時我最羨慕『天狼常伴』，因為他永遠有個『伴』。後來他告訴我：『真是可惜，行裝的世界竟然沒有永恆這回事，個體終會停擺！』我以後回想起來，原來他們一早就決定重建他和『伴』的行裝了。理由最是簡明不過，沒有了行裝，他和『伴』也就不容易溝通，亦沒有了擁有行裝的諸多樂趣。

『一』知道有很多生命體跟在祂背後，便再告訴大家，祂不能容許有生命體知道祂在這個星系將進行的龐大工程，一旦洩漏出去，後果很難想像。

『容』卻對我們說，就讓我來打發那些『傢伙』走吧！

『容』趕走了很多生命體。最後有十四個生命體來到地球。地球是『一』選擇進行任務的星體。我們沒有超凡智慧，當然不明其中原理。『容』猜測是因為地球的生命和物理形態正處於萌芽階段。

我們懷著熱誠，想助一臂之力。可是跟蹤『一』非常困難。沒有『容』的智慧。我想大家會找錯地方。但到達地球時，卻也找不著『一』。『容』說『一』在這個星體佈下了迷蹤結界，他也沒法解讀，只好等候。

這樣地等了一段漫長歲月，同伴們有很好耐性，並沒有意思離開。我覺得很沉悶，於是想到外面走走。『天狼常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於是我將聯絡方法告訴他，答應一有需要，便會趕來幫助。

我本來只是想在附近走走，散去沉悶氣息便回去。但世事難測。我在星空下遇到了妳。無垠宇宙裏，雖然有著恆河沙數世界，但孕育了高級生命的卻並不多。可以在遙遠星空遇上一個在你家鄉星體的生命，其機會率真正是達到零。借用『一』的語言詮釋，那一定就是『緣』了。可惜，緣有起時亦會盡。

妳令我重溫到年青時狂野的探索心情，生命力像回到了身體裏面。可是我已經沒有了行裝，就恐怕冒昧的出現會嚇走了妳，甚至成為敵人，因為星空之下不會容忍這類生命體，那在遠古之前就被定為異端邪行。但當妳跟我年青時一樣地受那表面華美，散發五光十色的『黑地』吸引時，我不能不『現身』阻止妳。那次遭遇和歷險真是千鈞一髮，幸好大家都沒有失落在『黑地』裏面。

雖然曾經共渡生死患難，但我盲目認為，我沒有行裝的事實，不會改變星空戒律和常規，我的友誼只會令你覺得困惑，影響到你探索宇宙的行程和情緒。於是我決定遠遠離開你。這當然是一個錯誤決定，令到我們要通過生死一線的考驗才可相會。由於我沒有行裝，旅行星際的速度比你快得多，你是沒有辦法可以追得上我。自從離別後，我每日都深切地懷念著你。我心情非常沉重，所以並沒有回到朋友們的哪一邊。況且，如果他們需要我，就會通知我。」

「這樣地過了很久很久，我遇到了當日一齊脫困的一『雙』結了『伴』的生命體，她們的名字簡化了就是『盈』。她們來自『固突巴斯爾亞』。這個星系極為著名，據說都城之『恆時儲識庫』，儲存了整個星空一半的知識。

我們談起來，她們說在地球上等待『一』，最後終於再見到祂。『盈』興奮地講述了『一』在進入恆久休眠之前向他們一共十三個生命體講解了非物質世界的知識和能力。

最後她們又談到在遙遠星空，流傳著一個浪漫神話。說道一個叫『公主』的生命體，在過去漫長歲月中到處打探一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的下落。由於她擾亂了星空常規，受到了歧視跟指謫，更不時受到攻擊。最後她失落在一個最憎恨沒有行裝生命的星體『木爾阿塔臺』。木爾阿塔臺國王為了引出這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安排了在星空下公審『公主』，並揚言會在判決後即時處決。」

「審訊當日，『公主』毫不猶疑承認這個沒有行裝的生命就是她的『伴』。這在木爾阿塔臺法典裏是死罪。另一方面，由始至終，這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沒有出現，但卻引來了『公主』所屬星系『拉吐古凡』的使節，投訴木爾阿塔臺侵犯主權，非法逮捕和審訊他們的王族公民。木爾阿塔臺雖然比拉吐古凡強大得多，但並不想引起星系戰爭，所以最終沒有處決『公主』，但為了面子，也不肯釋放她，更將她永恆囚禁在首都的『塔木拉薪迷宮』內。

這件事情轟動一時，並迅速的在星空下流傳。不同星系的探索者，有些是好奇，有些為了傳說中『公主』的美麗『外衣』，有些是尊敬『公主』有的至誠愛情，千方百計要闖入迷宮一睹『公主』的真容。但似乎塔木拉薪迷宮設有連木爾阿塔臺人自己都沒法控制的死亡禁制，闖入者非死即傷。這麼樣就替木爾阿塔臺結下不少仇家，幾乎引起戰亂。木爾阿塔臺國王也因此事被迫退位。最後，一個神話被締造出來，說道『公主』永恆在迷宮中昏死了，只有她的那個『伴』在她臉上流下眼淚可以令她蘇醒。但是沒有行裝的生命，又怎會有眼淚呢？」

註：『外衣』，星空的通用詞語，可以作為「行裝」的同義詞，但多數用在特定的性別上。

『沒有行裝的生命體的眼淚』，在舊世界裏，「沒有行裝」的生命模式被定為邪惡行為，所以對他們一無所知。新紀建立，視野漸寬，這種形式的生命雖然在某些星體被接受，但大部分生命體依然對之懷有戒心，更而對其生理和心理有著諸多誤解。其中經常引用的是「沒有行裝，也無眼淚」去貶低是種生命形式，概因流淚是星空生命體最高尚的情操。

「我的『眼淚』流了出來。誰說沒有行裝便無眼淚。我不負責任地離開你，令你

受到無邊苦海的永恆折磨。我對不起妳。妳對愛情堅決執著，我卻畏怯逃避。」

「我日夜兼程趕往木爾阿塔臺的首都。因為事隔了如許歲月，塔木拉薪迷宮已經沒有了斗禁森嚴的守衛。我偷偷進入了迷宮，因為沒有『真正行裝』的物性，迷宮機關對我並不能做成嚴重傷害，但卻觸發了警報系統，而迷宮道路錯綜複雜，我沒有能力解開，只好頹喪地退出。由於我能力有限，不能利用這第一時機解放妳，真是罪過。之後，我好幾次嘗試潛入迷宮，都無功而返。我於是想到『恆時儲識庫』，那裏面極有可能儲藏了塔木拉薪迷宮的地圖。於是我回到星空中找尋『盈』，希望她們會仗義幫助我找尋地圖。」

註：『真正行裝』，沒有行裝的進化有很多模式和程度，星空下所知不多。例如有「看似沒有，卻是實有」的形式，相反的是也有「看是實有，其實無有」等等

「過了一段日子，我終於找到她們，我懇求幫助，但她們面露難色，跟著解釋說道：『木爾阿塔臺的塔木拉薪迷宮其實有兩個，現時星空下所知的那一個，是上一個進化紀元毀滅後加建而成。如果舊的塔木拉薪迷宮真有地圖，也必然是藏在上一個進化紀元所建做的恆時儲識庫裏。因為恆時儲識庫也有新舊之分。』

舊的塔木拉薪迷宮和舊恆時儲識庫都是上一個進化紀殘存下來的偉大工程。

舊紀元毀滅之前，星空下的生命快速進化，技術更特飛猛進，爾非可想。但亦由於這樣，個別星體開始自大傲慢，最後引發星系戰爭，毀滅了所有先進文明和生態。在星戰最初階段，固突巴斯爾亞和木爾阿塔臺都是星系聯盟的盟主。固突巴斯爾亞的『星空萬載館』館長預測到星空文明將在以後激烈星戰中灰飛煙滅，於是集合許多博學之士，秘密建做恆時儲識庫，將星空下所知的知識儲藏起來。另一方面，木爾阿塔臺國王和其親兵在『非拉莫拉治星空』圍捕挑起戰亂的原兇。據殘存典籍記載，那是一股沒有行裝的生命力量。他們雖然成功捕捉了原兇，但卻沒有辦法消滅它。於是木爾阿塔臺建做了塔木拉薪迷宮，將這一股沒有行裝的生命力封印在迷宮深處裏面。之後木爾阿塔臺國王因戰傷突然過世，星盟漸漸瓦解，可能由於這個原故，雖然過了無數世代，木爾阿塔臺對沒有行裝的生命體依然特別仇視。另一方面，星戰已經燎原，是否逮到原兇已無關係。最後星空差不多完全受戰爭毀壞，經過無數世代後才慢慢重獲新生。

星戰到了後期，就算最富強的星系，其生命力和資源都被長時間戰亂所抽空，都城逐個被忿怒的『亂民』和『蠻族』攻破，受到徹底破壞。塔木拉薪迷宮囚禁了沒有行裝的生命，本來就是個秘密，加上時代久遠，已經沒有人知曉其中真相。替代而起是無數傳說，有人更認為迷宮收藏了木爾阿塔臺皇族的珍寶。其後攻入木爾阿塔臺京城的第一支軍隊，將領士卒便都擁入地下迷宮奪寶，但結果只有極少數人走得來，但他們神經都已經失常，無法講述經過。自始塔木拉薪迷宮就被披上了一層恐怖外衣，荒誕離奇傳聞層出不窮。其中一則講述一支佔領軍用『對極全靈集』轟向迷宮，結果反而被迷宮的神秘保護力牆反射而全軍覆沒。之後就再沒有人敢侵入迷宮這個鬼域了。到了這個進化紀，木爾阿塔臺遺民重建都城，在地下迷宮之上加建和擴充，這就是現在星空下可見的塔木拉薪迷宮了。」

註：『對極全靈集』，在不大完整的記錄中，有傳說認為這就是舊世界中的最厲害武器

，由於名字之中有個「靈」字，故所以揣測是一種具有「靈」力的武器。「靈」力和具備有「靈」的武器在星戰初期出現。大部分學者至今認為這是「沒有行裝生命」的獨有能力。但古老傳說談及「木爾阿塔臺」的最後一個皇帝，雖然沒有捨卻「行裝」，但卻擁有強大的「靈」力和「靈」力武器。不過根據最新的研究和資料，木爾阿塔臺皇帝所用的極有可能是「念」力，而不是「靈」力。至於「念」力和「靈」力的分別和性質，是一項極艱澀的學科，在此不作詳述。

『我們固突巴斯爾亞的遭遇卻比木爾阿塔臺淒迷得多。我們靠愛的情操而進化有成，在星空之下，一向以愛好和平和知識著名，都城中有「星空萬載館」，收錄了星空歷史，地理和文化的珍貴手卷，歡迎所有生命體參考抄載。星戰發生不久，我們的祖上無法避免地捲入戰火，星空萬載館館主於是集合皇室精英人員和博學之士，秘密建造了恆時儲識庫，將星空萬載館儲藏的所有資料轉運進去。京都陷落之時，恆時儲識庫的秘密存在不知道怎麼樣被洩漏出去，『亂軍』首先衝入星空萬載館搜索，當然一無所得，大怒之下，將宏偉龐大的星空萬載館焚毀，相傳燒了達一『曉月』之久，火勢將黑夜星空照亮。不過這相對於跟著發生的屠城，只是滄海一粟。為了尋覓恆時儲識庫，『亂軍』將領下令對尚留在京城的被俘軍民嚴刑迫供，但普通軍民根本連恆時儲識庫這個名字也未聽過，又如何說出其所在，結果全城生靈被恐怖手段屠滅。恆時儲識庫這個秘密名字才傳遍整個星空。但之後數次大規模的搜索，俱無一絲發現，漸漸沒有人相信真有一個恆時儲識庫，而歲月流逝，這個名字亦漸漸被星空遺忘。直到踏入這個進化紀，星空出現一項異象，吻合固突巴斯爾亞一個在上紀元的古老預言，於是認為復國時機已到，在星空各處流亡的固突巴斯爾亞遺民陸續返回故鄉重建家園，固突巴斯爾亞於是成為古老世界第一個重建的國度。由於重建效率奇高和快速，便有『流言』掘起恆時儲識庫這個題目，認為那時領導重建的遺民找到並打開了恆時儲識庫，得到了古老世界的知識和卓越技能。

新紀剛剛開始之時，星空文明還是處於萌芽的階段，為了個體生存，弱肉強食便成為了常規。另一方面，當年屠城慘劇，如惡夢般纏繞著我們每一代的心靈，所以不論『流言』是否屬實，我們認為早晚之間定會受到攻擊。幸好當時的英明領袖，一早已經有所準備。

固突巴斯爾亞人民天性愛好和平，認為文明才是通向永久和平之道，於是召開星盟會議，將知識與星空各個族裔分享，避免一場爭奪戰。不久之後，我們在上紀元的星空萬載館遺址興建恆時儲識庫，重新收藏星空之下的知識。最後至於那一個舊世界的恆時儲識庫，由於星空二紀向前飛快進化，已失其重要性而漸漸受到遺忘，固突巴斯爾亞自己更是隻字不提，固所以現時星空下，只知道新紀的恆時儲識庫，已沒有舊紀元恆時儲識庫的印象。我們知道這些歷史片段，因為我們是恆時儲識庫的『管員』。當年我們接受任命，出使到無限遙遠的星空搜尋知識，卻失落在『黑地』裏面，以後的事情，你大概都知道，也無需重覆。

至於地圖，我們知道有一份儲在現時的儲識庫裏，不過那是新迷宮的地圖。當然，要進入地下的舊迷宮，是要通過現時在地面上的新迷宮，所以地圖還是有用的。可是要進入舊迷宮，就算有了地圖，你和我們都依然有困難，不要忘記，塔木拉薪迷宮本來的用途就是囚禁那一股沒有行裝的生命力，所以不難想像裏面設有封印「沒有行裝生命」的舊世界技術。』

「我細心聽她們講解後，心裏涼了下去。我並不懼怕死在塔木拉薪迷宮，但如果不能救妳出來，死就沒有一絲價值。當我露出絕望神色時，他們卻給予我希望。」

『對於你們的愛情，我們非常感慟。就算大家不認識，也必然伸出援手，否則怎樣面對列祖列宗靠愛情去進化的情懷。我們在浩瀚星空下遊歷，觀察到智慧最高的，當然就是『一』，但祂已經進入休眠，沒有可能幫助我們。其次就是當代恆時儲識庫的『庫主』。現在固突巴斯爾亞是個開明世界，並不歧視和敵對沒有行裝的生命，所以我們也曾經回去祖家，將過去這一段遊歷紀錄到恆時儲識庫裏。我們可以為你引見『庫主』，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啟示和指引。最後，假如必須硬闖塔木拉薪迷宮，我們認為星空之下只有『容』才有如此實力。當日『一』完成了在小行星『地球』的神秘工程後，打開了迷亂結界，對我們十三個生命體講解非物質世界的法則和能力，看在這個緣份，『容』和他們也必會相助，所以不能放棄。』

「我們於是披星戴月，趕赴固突巴斯爾亞的都城。當年我在星空之中歷險，只往遙遠之處去闖蕩，並沒有去到星空中心。原來固突巴斯爾亞是這麼樣繁華和文明，怪不得被稱為二紀文明的發源地。以前自己坐井觀天，以為自己的星體非常了不起，其實比較之下，祇是一個小鎮。」

進入固突巴斯爾亞星系範圍時，我發覺到他們有著非常謹慎的入境措施，對訪客身分和設備檢查得非常詳盡，不過入境官員非常友善而毫無敵意。在硬件方面，整個星系都有武裝。我想以前幾乎滅族的傷痕和痛楚，令到國民不能不額外小心。

『盈』是管員身份，所以到達首都之後，我也可以寄住在恆時儲識庫內的旅舍。第二日，『盈』一早便去了申請會見『庫主』。她們很快就回來，不過面上帶著困惑神色，說『庫主』答應即時接見我。跟著補充道，外人這麼快受到接見，事情並不尋常，囑咐一切小心。

星空之下，對恆時儲識庫的主管有很多傳聞。她是固突巴斯爾亞第二號人物，而根據傳統，恆時儲識庫主管一定由『女性』擔任。所以又有很多傳說，說道她是星空之下最漂亮的『女性』。當我和她見面時，我卻有一種特別感覺，好像她並不是實在地存在著，跟我們沒有行裝的生命體非常相似。也可以說見到了她亦等如沒有見到她一樣。奇怪嗎？所以如果你要我描述她的外貌和神情，我可是要交白卷了。

她說道由於我們是沒有行裝的生命，解釋前因後果也特別容易。她囑咐我們關閉了感官。她就可以帶我們去到一個『歷史博物館』，裏面的硬件設備會詳細講述關於迷宮的來源和相關事件。

當我們重新將感官打開之後，她已沒有了蹤影，不過依然可以聽到她的聲音。她告訴我們正身處一個舊紀元興建的歷史博物館裏面，沒有物性道路可以去到，擁有行裝的生命不可能找得到，所以亦沒有在上個紀元星戰之中受到破壞。

舊紀元果然有極先進技術，博物館裏面的內容並不需要我們去解讀，而自然地能夠進入個人思維裏面，神奇地令我們好像親自去到內容所敘述的世界，但卻採取了旁觀態度，時空的體驗真實到無法分辨，好像和歷史人物一同經歷他們生命片段的喜怒哀樂。每一段紀錄間，我們會回到真實世界，可以決定是否繼續下去。也可以在過程當中返回。不過我們看到的歷史事件，緊緊地扣著心弦，無法可以停止。」

「星戰之前的幾個世代，星空進化達到極點，行裝數量已呈現飽和。星體內部及互相之間開始為了資源問題產生磨擦。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一小撮人經過艱苦的體驗和實踐，發掘出一系列特別程序可以『拋卻行裝』。沒有了實體的行裝，資源問題便

自然可以解決。但生物體沒有了行裝，在理論上幾乎可以獲得永生，這樣便爆發了形而上學的爭論。幸而拋棄了行裝的生命體非常和平，祇有論爭，而並沒有造成任何武裝衝突。最後就如『一』所敘述一樣，他們退出政治舞臺，自我放逐到不可知的遙遠星空。作為交換或者稱為讓步的條件，『行裝派』答應，將這歷史事件和『拋棄行裝』的程式，用『極終密語』紀錄到每一個新出現的『行裝』裏面。行裝進化爭議解決了，但是星空之下的擠擁和緊張狀態並沒有得到舒緩，沒有辦法之餘，強大星體同意建立星空學院，讓所有統治階層的新生代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接受教育，大家建立友誼並學習對方星體的文化和技術。希望可以為日後發生紛爭時減溫。這個策略果然為星空帶來了幾個世代的和平，但始終不是解決資源問題之良方。」

「到了星戰之前，固突巴斯爾亞和木爾阿塔臺成為兩個最大星盟的盟主。木爾阿塔臺有一對兄弟和固突巴斯爾亞一對姊妹同時在星空學院上學，他們成為了好朋友。但其中的哥哥和姊姊，卻超越了友誼，有了『伴』的關係。木爾阿塔臺的社會沒有禁止族外通『伴』，但固突巴斯爾亞的生理和文明進化卻非常特別，不能不禁止此種『交流』。於是召回這一雙姊妹。這個事件的結果是，有了『伴』關係的哥哥和姊姊，同時被取消了皇族繼承權。後來，固突巴斯爾亞的妹妹成為皇后，任命姊姊成為星空萬載館館長，可以說是固突巴斯爾亞最受尊敬的人物。姐姐亦有了一個『伴』。但木爾阿塔臺的哥哥在失去皇位繼承權後就失蹤了。一段頗長歲月之後，長期沒有音訊的哥哥突然出現。紀錄在這裏並不完整。大致估計是他解讀了行裝裏面的『極終密語』，拋卻了行裝，成為了沒有行裝的生命體。說到這裏，我要補充一點。就是沒有行裝的生命體很容易獲得一種叫做『靈』的力量，這種力量具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沒有行裝的生命體很容易反受其控制，做出邪惡行為。當年，『拋棄行裝派』願意退出鬥爭，也是因為沒有發掘到完全操控『靈』的程式。我也有這種實際體驗，在『黑地』裏面，如果不是有『一』在旁幫助和糾正，我也會受到這種『靈』力殘害和控制。」

「這個哥哥獲得了強大靈力。他不單只要奪回皇權，還要得到那個成為星空萬載館館長的姐姐。但是他不明白固突巴斯爾亞的『愛情進化』，他們一旦有了『伴』，『伴』力會隨時間加強。就算龐大靈力都無法可以扭轉『愛情』。」

那個館長的『伴』，並不是皇族中人，而來自平民階層。故可以能夠得到本可以成為皇后的那個姐姐的青睞，當然有其無比浪漫和實力。他不單止是一個天才發明家，而且天生具備一種特殊能力，可以預見將來某些發生的事情。而最為驚悸是，他見到將來星空會因戰亂而敗壞，文明垮落，屍橫遍野。他立志長大之後，進入「星空萬載館」，遍查裏面的典籍和進行研究，要想出挽救星空危難的良策。後來在星空萬載館，他受到新上任的「館長姐姐」注目，最後大家成為了『伴』。這時星空中心地帶還算平靜，但邊緣地方已經不時有武裝衝突產生。經過長時間研究，他得出結論，星空的發展已到極點，物極必反，循環不息，文明已經無法強行維持，唯一可以做到，就是在星空毀壞之後，盡量縮短修復過程所需時間，令星空下尚存的生靈少受一些苦難。於是他提出一個叫『恆時儲識庫』的秘密計劃，擴大收藏星空下所有知識和技術，將來當星空生態再行復蘇時，便即時可以應用，無須經歷漫長進化。最初決議是在星空萬載館的深層地下建立倉庫。他並不贊同這個方式，但無法說服當時已呈僵化的皇室議會。就在工程進行間，他預見到星空萬載館會在將來全面燒毀，更確信一個固定於某個地方的恆時儲識庫只會替那地方帶來災禍。而就在這個時候，他受到木爾阿塔臺的那個滿懷仇妒之火的哥哥突擊，遭到致命傷害。在垂危時，她告訴『伴』，她並不想停擺

，因為並不想『伴』也跟著踏入同一命運。這是固突巴斯爾亞生命的特殊生理和心理。當兩個個體結成『伴』之後，能力會倍增，但從此個體就無法單存。她繼續說她有兩個選擇。

很久以前當他研究秘密典籍時，就已經知道了很多個世代前曾發生過不為大眾所知有關『拋棄行裝』的秘密鬥爭。亦知道有程式藏在行裝裏面。憑藉個人智慧，他解開了密碼，但沒有開啟程式，原因之一是他沒有信心可以操控『靈』力。不過最重要是，有著幸福快樂生活和『伴』的生命體，拋棄行裝就沒有甚麼吸引力。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伴』，因為這是當時星空下統治階層最大的禁忌。現在，她的行裝沒有辦法可以再造修補，如果不拋棄，就會停擺。但是，當她看到了那個『哥哥』的變異行為後，就更堅信那是一條危險道路，邪惡『靈』力只會為親人帶來禍害。她說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避免停擺，但『伴』一定要接受，否則無法進行。

紀錄在這裏忽然切斷，沒有明確說到這對愛侶的決定。但卻提到固突巴斯爾亞的那個『妹妹皇后』為星空萬載館的姐姐和『伴』舉行國葬。看來那個有預言能力的『伴』，最後還是沒有辦法避免停擺。

星空萬載館之後由另外的皇室人員接管。當時統治階層被日趨動亂的星空弄得顧此失彼，喪失長遠眼光，亦缺乏資源繼續建造恆時儲識庫。於是草草封閉了地下通道，將有關文件完全毀滅。

我覺得好失望，如果紀錄完全正確，恆時儲識庫就真正是有名無實，後來京城受到滅族屠殺也是冤枉極了。最重要更是它不可能收藏了任何地圖，那時塔木拉薪迷宮尚未建做呢。

我頹喪地望著『盈』，卻發現她們露出狐疑神色。『盈』說其他星體生命不會理解固突巴斯爾亞『伴』的關係，他們卻是土生土長。結了『伴』後，兩個個體依然是獨立，有個別思維和空間，但生理卻有種特別力量緊緊連結著。所以一個個體受傷，那個『伴』不可幸免。紀錄裏面說得甚不清楚。再者固突巴斯爾亞的『結伴』不需要『異性』。紀錄對『館長姐姐』的『伴』的性別稱呼非常混淆不清。

我們跟著被帶到另外一個章節。具有靈力的哥哥在偷襲時也受了傷。身為皇后的妹妹第一時間立即用『隱性通道』知會木爾阿塔臺的那個弟弟國王，要提防突襲。所以當哥哥去到都城時發覺守衛森嚴，並無可能接近皇宮。這時候他後悔先選擇情敵作為目標，如果先奪回帝位，凡事都事半功倍。紀錄說他離開都城，去到星空邊區，用靈力幫助他招兵買馬，挑撥是非，因為星空大亂，奪權便容易多了。星戰本來就無可避免，加上了有計劃的煽動，就一發不可收拾。

註：『隱性通道』，是意譯的一個名詞。多數是指有了『伴』關係的生命體的一種遠程通訊能力。

那個國王弟弟，本來並沒有意思登上帝位。在學院之中，他也愛上了那個後來成為皇后的妹妹。不過大勢所趨，他知道並無可能跟她結『伴』，但心裏面並無辦法忘記這個愛侶，所以之後他從來就沒有結過『伴』。而當了皇后的妹妹也是鍾情於這個弟弟。在星空學院時，她年齡和生理結構還沒有到達結『伴』期，故所以並沒有造出違反國家禁令的行為。但正如那個弟弟一樣，她心裏面也只有一個愛人。所以她也從來沒有結『伴』。他們的微妙關係，那個哥哥當然知道得很清楚。故所以數次用那個妹妹的

安全去威脅弟弟，要求讓位。但那個時候，哥哥「拋棄行裝」的身分已經在統治階層間流傳，就算弟弟肯讓去帝位，他也沒有資格接管統治權。

弟弟一心一意要保護愛人，於是在星空下尋找對付靈力生命體的方法。他去到極遙遠星空，終於找到在遠古時代拋棄了行裝的先輩，但他們曾簽約再不踏足故地，弟弟只好留在那裏學習封印靈力的『法術』。當他返回國土，星空已經大亂，戰火已經漫延到每個文明角落。但如果不消滅有靈力的哥哥，則不但心裏永恆愛人不會有寧日，整個星空將會落入靈力統治當中。最後木爾阿塔臺星盟聯軍在『非拉莫拉治星空』跟擁有靈力部隊的哥哥會戰。那個哥哥不知道弟弟已經掌握消滅靈力的智慧，結果大敗被擒。但弟弟始終狼不了心消滅親哥哥，於是建做塔木拉薪地下迷宮，將哥哥封印在那裏。『非拉莫拉治星空』一役，不單只令木爾阿塔臺精銳死傷累累，弟弟亦在最後談判時給哥哥暗算受傷，結果因傷而逝。在星空另一端的固突巴斯爾亞，皇后妹妹聽到『愛人』為自己戰死，也失去生存意欲，憂鬱而終。最大的兩個星盟於是漸漸瓦解，星際大混戰時代終於降臨。

紀錄到此結束，我和『盈』都有著無限感觸。『盈』來自固突巴斯爾亞，更加感同身受，她們緊緊『伴』著對方，沒有能力發出一句說話。我雖然漸漸發覺救妳脫險已成絕望，但歷史人物受星空作弄，更甚於我們的遭遇。我決定自己硬闖塔木拉薪迷宮，與妳同生共死。

我們帶著無比沉重心情，回到會客室中。見到『庫主』站立在窗前。窗外現在是萬里繁華，但有著無上智慧的她，也覺繁華若夢吧！傳聞說她從來也沒有作過『伴』，又是否感受到愛情的無上魔法。

『庫主』轉過身來，背著西下的黃金光芒。我只看到一個輪廓，她輕輕嘆息一聲，但整個空間的空氣都跟著沉重下來，好像千萬年來星空的憂鬱在這聲嘆氣中蒸發出來。我們都沒法抗拒這種愁緒，一塊兒憂傷起來，根本說不出一句話語。但跟著她訴說的事件，更加令我們目定口呆！」

『紀錄是我編輯的。』

『那時皇后剛剛過世！所有皇族的成員都忙著選舉新后，沒有一個人真正悲傷！也沒有人知道她對愛情是多麼執著和忠誠。以為沒有作過伴，也就無情！不是的！不是的！』

『她從來就不喜愛政治，但最終接任皇后，在亂世領導一個龐大星盟，她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保護姐姐。沒有了她貴為皇后，她姐姐『外伴』的舊帳就會被陰謀家翻出來，就算不被迫停擺，也會被永遠囚禁。』

『皇后救過姐姐兩次，一輩子都在保護著她。而她的姐姐卻無法還報一點。甚至無助地看著她的愛人停擺，無助的看著她停擺！星空之下，沒有比這更淒愴的事情了。是嗎？』

『庫主』的聲音顫動。這時她轉過身再遠望窗外，在側身的一剎那間，我發現了她臉有串串淚珠，還有幾滴拋到地上。她為甚麼會哭？那只是無數歲月以前的歷史吧了。

『那一個晚上，皇后趕去救助姐姐和「姐伴」，她感覺到很奇怪，因為姐姐傷勢顯然較少，這並不符合常規。

姐姐要求皇后將隨從和醫護人員撤走，將她們的秘密和計劃告訴皇后。「姐伴」在研究解決星空擠擁危難的時候，除了獲悉拋棄行裝一途外，自己也發明了一個方法

。那就是兩個生命體共用一個行裝，於是行裝所需資源最少可減半，也就會舒緩了資源的糾紛，星空和平就可延長。但是他知道當時的議會一定不會接受這種模式去進化，加上技術上依然存在缺陷，所以他並沒有宣佈。他將這個程式定名為「共生」。

這個晚上，擁有靈力的那個哥哥不單只突襲，而且惡毒地先擊向他的「性別」之處。這種模式攻擊源自固突巴斯爾亞一項古老的邪惡傳說，就是要解開緊密「伴」力，一定要拆破某一方的「性別」。那個哥哥胡亂相信傳說，以為可以生效，但卻沒有得到預期的全部作用。

攻擊破壞了姐姐跟「伴」的生理連結，所以姐姐沒有受到同樣嚴重的傷害，但「姐伴」知道如果自己傷重停擺，愛侶最終無法獨存。所以她建議開啟「共生程式」，將生命力轉移到那個姐姐的行裝上。她說這也許是星空天意。因為程式只能容許同性別的生命共用一個行裝，異性的排斥暫時無法解決克復。受到傷害而沒有了原來的「性別」，他會進化為女性性別，解決了「共生程式」的限制。唯一的障礙就是，他們要永久退出固突巴斯爾亞的政治舞台，還需要隱姓埋名，因為固突巴斯爾亞絕對不會容許這樣形式的進化。姐姐一心一意只希望自己的伴可以存活，不會著意榮華富貴。但如果沒有皇后幫助，她們不可能成功離開國土。妹妹皇后答應一切。於是宣佈她們的死訊，舉行喪禮，並秘密安排她們去到木爾阿塔臺，投靠身為國王的那個弟弟。』

『現在，固突巴斯爾亞非常開明，可以接受許多新概念和技術，但在那個時候卻是非常保守。皇后為姐姐所保守的秘密和所做一切，如果一旦洩漏了出去，她自己都有性命危險。後來皇后病重，姐姐去到皇宮，對妹妹發誓要將所有事情寫進歷史裏，要讓整個星空知道她的偉大情操。垂危但平靜的皇后握著姐姐手腕說道：小妹妹為姐姐做事，不值得寫在歷史裏面。自己身為皇后，沒有為臣民爭取到和平安定，卻是罪過，更不值得在歷史裏面佔有任何地位。』

『姐姐和伴到了木爾阿塔臺。由於她們的學識和智慧，成為了星盟顧問。另一方面，那個擁有靈力的哥哥在邊區煽動暴亂，組織軍隊，製造種族和國度之間的仇恨，弄到星空下毫無寧日。他還派遣密使，警告弟弟如果不讓出帝位，便會派遣刺客殺死他深愛的固突巴斯爾亞皇后。國王和姐姐及「伴」商議，「伴」認為只有在遠古時代拋棄了行裝的那些前輩才會知道怎樣操控和抵抗靈力，更可能已經發展到消滅和封印具有邪惡靈力的生命體。於是他們一行三個，根據古老紀錄，去到極遙遠的星空找尋。這段旅程還算順利，但是那些前輩逍遙自在，不願意違約再重踏故地。於是他們只好留在那裏學習。那些沒有行裝的前輩，也非常讚賞「伴」的共生程式，不過認為始終不能徹底解決當行裝飽和後會出現的資源缺乏問題。他們將最新捨棄行裝的程式交予他們，說道有朝一日，星空可能有這個需要。

他們回到木爾阿塔臺時，戰火已經燎原。國王依原定方針，計劃先消滅有靈力的哥哥。但那個哥哥非常狡猾，戰略要點是不與星盟大軍決戰。過了一段頗長日子，一個開往邊區戰場的軍團因為運輸器材失靈，擔誤了戰事而令一個星區落入『蠻族』控制。木爾阿塔臺的軍紀非常嚴厲，不論人為或硬件過失，高級將領首當其衝會被監禁，剝奪所有權利。中低級將領和士兵均會降職減薪。身為國王的弟弟，明白天下正在大亂，軍隊已經疲於奔命。每日都有死傷，如果再嚴懲忠心的軍士，最後必然釀成兵變。於是下令只將過錯紀錄在案，命令軍團撤退到另一個基地維修。軍團司令因恐運輸問題再次延誤，於是行走『非拉莫拉治星空』捷徑。

非拉莫拉治星空長年受星雲迷霧封鎖，本來並不易走，但適逢這個軍團司令是

星空地理學家，而且專注這個地域，自信就算閉上雙眼，也可通過。

這真是星空下的天意。軍團進入非拉莫拉治星空不久。竟然直接與哥哥的主力部隊相遇。最初軍團司令並不知道這就是哥哥的主力，以為只是叛軍亂民的結集軍。想到這正是一個好機會去戴罪立功，於是訓勉將士兵勇精忠報國，勇敢殺敵。軍團士兵當然也有同感，於是前呼後繼地殺上戰場。

另一方面，擁有靈力的哥哥並不將這個常規兵團放在眼內，以為可以迅速將之完全殲滅解決。過去十年的每戰必勝，已令他逐漸驕傲自大，忽略了士氣也是戰爭中的決勝因素。

戰事發生不久，星盟聯軍的專家部隊到達戰場考察，發覺死傷士兵有靈力印鑑。知道敵人軍隊並不簡單。於是通知總參謀部及國王。遠在星空另一端搜索的弟弟國王非常著急，下令遠近所有軍團立即開赴非拉莫拉治星空圍堵。自己則星夜率領擁有秘密武器的親兵趕赴戰場。哥哥的精銳部隊雖然將星盟聯軍殺得遍甲不留，但星盟參謀部下死令堵截敵軍突圍，於是戰場上的軍團司令只得用人海戰術，拼死纏鬥。哥哥幾次突圍都功敗垂成，知道已被膠著，於是召令其他部隊和聯盟馳援。星空史上最大會戰於是展開。

當弟弟國王和我們到達戰場，見到屍橫遍「星空」，真真是慘不忍睹。國王的親兵擁有最先進武器和最精銳兵員，首先將正由四方八面馳援而來的敵人軍隊逐個擊破，然後跟著重新部署包圍，逐漸消化包圍網內的敵軍，這就逼得哥哥不能不進行決戰。哥哥那時銳氣已挫，更不知道弟弟和我們可以克制靈力，最後敗陣被擒。

有能力可以消滅靈力生命體的弟弟，終於面對面小時候曾經親愛莫及的哥哥。他心腸軟了下來，哥哥就趁這一刻疏忽，用靈力作出致命一擊。「她」看得清楚，但已經沒有時間報警。但「共生」模式可以令她迅時脫離行裝，她於是用自己生命力替國王小弟擋去大部分靈力，她嚴重受傷，生命也沒有辦法重新回到行裝裏面，終於停擺。」

這時候我確實聽到了背著我們的『庫主』發出飲泣哭聲，我忽然有了全新覺悟，知道了她的身份。

『她在停擺之前，對我說道：

「我也化去了他所有靈力。不要憎恨他，星空下已填滿了仇恨，不能再增加一點一滴。星空之下，無論多麼進化，只要有些許行裝，遲早都會停擺。這就是那些在遙遠星空，捨棄了行裝的前輩所講的緣起緣滅。這些法則在物性宇宙裏是永恆不變。不過您不會，也不能跟我一塊兒停擺呀！不幸得很，這是您將來漫長歲月，寂寞孤獨行程的開始。恆時儲識庫的智慧全部放在您的行裝裏面，毀滅後的星空要靠那些智慧重點文明火炬。您要去到極遙遠的那個星空，好好保護行裝，在那裏等候我計算出現的星空異象，那時候，您要幫助固突巴斯爾亞和木爾阿塔臺恢復文明和我們熱愛的和平，恆時儲識庫的智慧來自星空，也將歸還星空。」』

『木爾阿塔臺的弟弟看見戰役做成屍橫遍「空」血流成「雲」，星空形態變異，已無殺戮之心，何況親哥哥只是為情所困和捉弄。於是將失去靈力的哥哥帶回京城，依據停擺了的她所留下的藍圖建做塔木拉薪迷宮，永恆囚禁著這個星空罪人。

「塔木拉薪」這個名字來自木爾阿塔臺的古語，原來意思是「迷惑者放下一切吧」。最初，哥哥喜好文學，弟弟愛上武功。老國王愛好和平，重文輕武，一早便將皇位繼承權交給長子。兩兄弟在星空學院上學時，弟弟攻學星空戰略，長兄則鑽研難懂的上古文史，也可能這樣他一早就知悉了古代拋棄行裝的程式和靈力修練，最後在失去

一切所有時便走上這條途徑。最後，弟弟還是被迫打敗了親愛的哥哥。這是不是星空天意呢？

國王小弟雖然因為『她』的保護沒有受到致命傷害，但傷勢加上戰事頻密，也最終停擺。國王停擺之前，和我一齊進入迷宮，詢問哥哥是否知道悔過，但他至死不悟，竟然大笑著說，只要有一天，愛人為他流下眼淚，滴到他的臉上，他才會放下一切恩仇。

我看著愛侶停擺，看著摯友木爾阿塔臺小弟停擺。跟著妹妹病重的消息傳來。我用木爾阿塔臺使節的身份回到國土，送別妹妹最後一程。我打開始終沒有完成的那個沒有甚麼資料的恆時儲識庫，將我們生命歷程記錄下來，然後用「念力」封印了道路，相信一天會有有緣的生命體解讀到星空下的這個小故事。』

親愛的，就這樣，最後我獲得那個也得到了永生的『庫主』的指引，得到『盈』，『容』和『天狼常伴』等幫助我，進入塔木拉薪迷宮，成功救了您出來。

我手裏拿著一小瓶『庫主』給我的淚水，還記得她那有著千萬年憂鬱的唏噓嘆息聲：

『這不是為他流的眼淚，但如果也見到他，不妨滴到他的臉上。』』

註：這封函件從第二紀的一個墓穴中發掘到，相信是陪葬品。二紀通訊發達，早就已經沒有了物性的書信來往。所以，就不論及這封函件的内容，函件本身就是一件重要古物。墓穴顯然曾經被盜竊，埋葬了的行裝已經被偷走。可是盜匪似乎對文化遺產毫無興趣，否則本單位不會獲得是項研究星空歷史和文化的極重要文件。是項函件不但講述了舊世界星空大戰之前因後果，對「沒有行裝」生命體還有著多方面的繪述。書信告訴我們，作信者比他的「伴」較早過世，而那個「伴」將會為他履行他以前做過的承諾。我們對是項承諾之內容極感興趣。懷疑可能涉及本單位的探索計劃。書信非常冗長，疑團卻也不少。例如，作信者和「伴」肯定共同生活了無數歲月，並無理由要用書信講述遠古過去的遭遇。另外一點，這封家書的結尾部分有點突兀。如果作者召喚了多個拋棄了行裝的高級生命體進入舊世界的「塔木拉薪迷宮」去拯救「伴」，那應該是一次武裝行動，但作者一筆帶過，並無一字言及在迷宮中的遭遇。那個被封印在舊迷宮裏的哥哥，也是一個謎吧！究竟作信者是否也找到他？又是否將那瓶「庫主」交托的淚水滴到他臉上？如果他有這樣做，那個哥哥是否會放下無數世代前的恩仇？他現在又在何處？又是否再擁有靈力？最後回到主題，這封家書確實指出「一」這個神秘生命體的時空坐標，令到本單位可以重新操作。身為主管，我已即時派遣特使「看寧」穿過時空繼續追查，務必要成功傳遞本單位在星空二紀廢墟中發掘到的重要訊息。